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的

历史理论  
——一个辩护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Clarendon Press • Oxford

London 1978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本译出

责任编辑 张 凌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英] G. A. 柯亨著 岳长龄译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4 字数 305 千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200

ISBN 7-5366-0900-0/B·26

定价: 4.55元

#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

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 中 译 本 序

70年代以来，在西方陆续涌现出一批哲学家，他们用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被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的 G. A. 柯亨就是其中重要一员。

柯亨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哲学教授，现为社会政治理论讲座教授，1965年曾在美国麦吉尔大学任访问教授，197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教授。

柯亨发表的论著大都是围绕着马克思的历史观展开的。例如，1968年，他曾在南斯拉夫《实践》杂志上发表题为《工人和圣经：为什么马克思有权认为他是正确的》论文；1970年，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上发表《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批判 I》；1974年春，在《哲学和公共事务》杂志上发表《马克思和劳动辩证法》；同年，又在纪念 Carr 的文集中发表《存在、意识和角色：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77年在《认识》杂志上发表《模式如何保持自由》。他在1978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这本书，则使他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



要代表而一举成名。

本书的主旨在于按照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的原则，来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辩护。它运用了某些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原理进行了清晰的解释，严密的论证。这种分析不是如分析哲学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中那样片面追求形式技巧，而是紧密结合理论的具体内容。它从内容出发而不是从形式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构或重新表述。

作者在第四章提出并阐述了他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即社会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区分。全书正是围绕这一区分来组织的，这使作者能畅达贯通地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社会革命的意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性质，等等。并据此澄清了某些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其中重要的可以举出：

第一，生产力虽然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但不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

第二，不能把劳动力和它的所有者——人都当作生产力，劳动力是生产力，但人不是生产力。

第三，科学虽然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它是社会的物质属性。一个项目是否生产力，不取决于它的实体性，而取决于它是否按照生产的物质特点有利于生产。与生产相关的科学知识恰好适于它所执行的物质任务，因此是生产力。

第四，虽然马克思常常用法律用语来说明财产关系，但是法律上层建筑是由独立的、特殊的生产权力(或生产支配能力)关系来说明的。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right)正与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或力量(power)相配对。“生产关系就是支配人和生产力的有效权

力的各种关系,而不是法律所有制的(权利)关系”。

本书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一种“功能的解释”。所谓功能解释,粗略地说就是,被解释现象的性质是由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决定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恰恰要由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解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恰恰要由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来解释。功能解释不能颠倒过来,这里的关系不是对称关系:经济可以从功能上解释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不能从功能上解释经济。这就有效地维护了生产力的首要性、经济的首要性。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阐述这一观点,第九章从哲学上详细论证了“功能解释”的合理性。应该说,柯亨的这一观点对所谓的“结构因果性”、“多元决定论”是一种有力的批驳,而又在辩证法的解释中加强了清晰性和确定性。

本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论及不多,似乎是一缺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已为一些国家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瞩目,我们也应该关注它的发展,加强对它的研究。分析的确定性和清晰性是辩证法的必要环节,分析的技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显微镜下的解剖所做的那种琐事”。希望此书的中译能对人们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帮助。

译文对一些过于繁琐和技术性很强的注释作了必要的删略,希望读者谅解。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8年4月

# 序 言

1. 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它的论证，但更以我认为引人入胜的形式介绍这个理论。

表述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马克思所写的，另一方面是作为 20 世纪分析哲学特征的那些清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目标是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它大体上与马克思关于这个领域的论述相一致。当然马克思会发现这将产生某些他不熟悉的东西，希望他能承认这些东西是对他的思想的合理的清楚的表述。

这不是一种僭妄的希望。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来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练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僭妄的要求。

2. 本书对这个理论所作的重新表述，不像它的原始状态那样含混。因此它更易于被批评，但我并不对此感到懊悔。然而，我想预见和扭转一种可能的反应，即认为我建立了“一个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

它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①</sup>我自然知道，历史与任何将要描述它的理论相比，“在内容上往往更丰富，更多变，更多方面，更有生气和‘微妙’”。<sup>②</sup>这些引文是警告某种对理论的滥用，但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却引用它们来掩饰自己对这样的理论的厌恶。他们应当记住：马克思和列宁他们本人并不反对理论。

3. L. 阿尔图塞强烈地影响了当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我应当说几句我对他的著作的态度，本书几乎没有提到它。

阿尔图塞的《保卫马克思》使我相信，永久重要的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中被发现的。这种确信促使我写作这本书，因此我要感谢他。但是当我进而读到阿尔图塞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文集——《阅读〈资本论〉》时，我却大失所望。我从阿尔图塞那里所得甚少，不管法语是多么的优雅和含混。我喜欢别的更好一点的东西，特别是巴利巴尔(Balibar)的贡献。但是我不认为它的价值在于它显示了阿尔图塞的影响。

首先，我发现《阅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这或许是一件遗憾的事。英美哲学已经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很久了，但好在它一直同它打交道。阿尔图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而且那里普遍不认为一个理论陈述是一个，一定是难于理解的。

4. 这里无需叙述我与阿尔图塞的特殊理论分歧。它们是相当大的。

因为我要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概

---

① 马克思致俄罗斯报编辑委员会，187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② 列宁：《左翼共产主义》，第76页。

(凡未注明中文版的著作，均见书后引证著作表。——中译者)

念。<sup>①</sup>在这个理论中，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的兴起和衰落要以它们促进还是阻碍这种增长为转移。焦点放在该理论的更基本的概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很少讨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像一些论述马克思和社会的著作那样。

在本书主体(第二章到第十章)之前的第一章，概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形象”。用“形象”一词，是因为这里所讨论的思想还达不到“理论”一词所要求的清晰严密的程度。

第二章一开始，讨论一种主张，即马克思所谓的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单独构成的。生产力不是它的组成部分。这一章的其它部分不太复杂地谈到什么是生产力，考察它们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第三章专门讨论生产关系和由它组成的经济结构，考察直接生产者同劳动资料和它们上头的阶级的关系。

第四章将表明，如果我们深入马克思的思想，会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只是社会的物质特征和社会特征这个更一般区分的特殊情况。第五章应用第四章的结论来阐述商品和拜物教，以及对共产主义的部分新解释。

第六章论证马克思把解释的首要性归之于生产力，并不是很确定地证明他是正确的。第七章确立第六章的论断与实际历史各个特定阶段之间的联系。

按照第六章的观点，经济结构之所以那样存在，是因为它能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按照第八章(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上层建筑之所以那样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巩固经济结构。那些陈述是功能解释，功能解释是受到广泛怀疑的，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种怀疑也不少。第九章和第十章为功能解释作一般的

---

<sup>①</sup> 它们的“最完整的表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辩护,并讨论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关系。

第十一章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导致资本主义发达时的一种特殊的非理性。<sup>①</sup>第一个附录是重新发表与第五章有关的文章,第二个附录是定义本书常用的五个术语。

5. 这本书有许多缺点。如果没有五位朋友的慷慨帮助,对第一稿提出尖锐的意见,缺点还会更多。深深感谢 Danny Goldstick, John Mc Murtry, Chris Provis, Bill Shaw 和 Arnold Zuboff。Chris Boorse, Maggie Cohen, Irving Dworetzsky, Keith Graham, Bill Hart, Hell Kanger, Stig Kanger, Mendel Kramer, Colin Mc Ginn, Jakob Meløe, Robin Murray, Jan Narveson, Mike O'Pray, Tim Scanlon, Chuck Taylor, Richard Wollheim Allen Wood 和 Sigurd Zienau 也提出了有益的意见。Sigurd Zienau 去年 10 月离世,这使我和许多人失去了一位可贵的良师益友。

为手稿打字的有 Katherine Backhouse 和 Veryan Gilliat, 他们都非常友善和耐心。加拿大理事会和英国科学院使我能有一年脱离教务的时间,对 Michael Cohen 和 Glanrydd Rowlands 我要表示特别的感激。我不打算一一说明哪些应归功于 Gideon, Miriam 和 Sarch 了。

伦敦, 1977 年 7 月

---

① 关于第十章的早期观点, 参见 G·Bermant 等人编辑的《市场与道德》, 华盛顿, 1977 年版。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

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卡尔·马克思

1859年



# 目 录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 丛书的出版而作 .....	徐崇温 (1)
中译本序 .....	(1)
序 言 .....	(1)
<b>第一章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形象 .....</b>	<b>(1)</b>
<b>第二章 生产力的构成 .....</b>	<b>(20)</b>
一、经济结构和生产力 .....	(30)
二、若干术语的涵义问题 .....	(39)
三、劳动力 .....	(43)
四、科学 .....	(48)
五、一些补充的分类 .....	(51)
六、生产力的发展 .....	(58)
<b>第三章 经济结构 .....</b>	<b>(66)</b>
一、生产力的所有权 .....	(66)
二、生产者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所有权 .....	(69)
三、隶属关系 .....	(72)
四、无产者的再定义 .....	(74)